

禁忌主题与禁忌民俗之相互关系

万建中

禁忌主题是民间叙事(Narrative, 一般包括神话、传说及故事)中的一个频发性主题。本文旨在理清禁忌主题与禁忌民俗的相互关系,亦即禁忌主题是怎样反映禁忌民俗的。要达到这一目的,需对反映禁忌民俗的民间叙事进行分类。禁忌主题在民间叙事中存在的方式不一样,使得它们在民间叙事中所处的位置也不相同。我根据这一不同,将此类民间叙事分为“完全式禁忌主题”和“非完全式禁忌主题”两大类,后者又由“故事内的禁忌主题”和“故事外的禁忌主题”组成。完全式禁忌主题是指禁忌主题包含在民间叙事中,在民俗中同样存在,亦即是民间叙事和民俗皆出现内容相同的禁忌。非完全式禁忌主题与此不同,或禁忌主题仅存于民间叙事之中,民间并无相同的禁忌民俗;或民间叙事中本无禁忌主题,但其表现的主题却与禁忌民俗关系密切。前者为故事内的禁忌主题,后者为故事外的禁忌主题。

一、完全式禁忌主题

我们先来看一则名为《讳九》^①的故事:

草堰王老九的媳妇很贤慧,说话从不带公公名字中的“九”和与“九”同音的字,王老九对此四处宣扬,有两个朋友不相信,愿跟王老九赌东道。

9月初,那两个朋友去王老九家,老九不在,请他媳妇转告:“我们是张老九李老九,手里提的是一瓶酒,特乘今天九月九,相约老九去喝酒。”说完了。

老九回来,媳妇就对他说:“一位名叫张三三,一位名叫李四五,手提一瓶交冬数(江苏为酒的代名),约定今天重阳节来请公公去赴宴。”两个朋友听了,东道输给了王老九。

故事中表现了名讳的禁忌主题,民间亦存有此禁忌风俗,故此禁忌主题为完全式的。

如果说此故事叙说的是一个守禁过程的话,那

么还有另一种表现了完全式禁忌主题的故事,它们的情节由一个破禁的过程构成,其破禁的结果是禁忌民俗观念的验证。譬如下面的故事:

惭愧祖师建寺的时候是使法术用稻草变的人建筑的,当时没有一个人晓得他,只有他的姊姊送饭给他吃。后来他的姊姊也很奇怪,想看看他用的什么法宝。所以有天早上她送饭去时,便不对弟弟说,慢慢的鞣进建寺的场里去,那些稻草变的人看见她便忽然一概都变成稻草人倒在地上了,可是那时幸得寺也刚刚建毕,正在给神像贴金身的时候。^②

惭愧祖师的姊姊触犯了法术禁忌,致使法术失灵。施法术时,生人是不准在场的。现在一些巫师为保持法术的神秘性,仍遵守这一禁忌。

上面二种表现完全式禁忌主题的故事情节皆为一个守禁或违禁的过程,这就将处于相对静态的禁忌民俗化成了时间的艺术。当我们在叙说某一禁忌民俗事象时,几乎尽是这样的结构:某种人不能干什么,否则就有某种危险,如“五月盖屋,令人光秃”“喜庆日忌打碎器皿”等等。其本身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无说服力。另外在实施禁忌事象的过程中,一切言行旨在完成禁忌事项(程序),而不能展示出结果。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违禁的不幸仅仅是想象的。禁忌民俗事象所以能延续下来,主要靠习惯势力的作用。而民间叙事的禁忌主题正好弥补了禁忌民俗之不足。民间叙事可以将禁忌的三个因素:实行禁忌的主体(人)——在一定时间和场合被禁忌的对象——禁忌的目的(结果)一并展现,使禁忌民俗形象化,达到艺术的真实。在我们论及的完全式禁忌主题里,所有的违禁都得到报应。这就为禁忌民俗的实施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加重了人们在一定时间和场合对某些禁忌的恐惧心理,促进了禁忌民俗的传承流布。民间叙事和禁忌民俗皆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含完全式禁忌主题的民间叙事为禁忌风俗的

反映，正是文学的“反映”，使禁忌主题往往成为禁忌风俗的补充和说明。当然，禁忌民俗事象又为确立完全式禁忌主题提供了素材和依据，致使含此禁忌主题的民间叙事得以口耳相传。

二、非完全式禁忌主题

1. 故事内的禁忌主题

有的禁忌主题所反映的禁忌民俗的观念只含藏于故事之中，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我称此禁忌主题为故事内的禁忌主题。下面探讨这类具体的民间叙事。

湖南洞庭湖一带流传有渔夫和仙鱼的爱情故事。其梗概为：为报救命之恩，龙女送给渔夫一个宝盒，要他好好保存，什么时候想念她，只要冲着盒子呼唤她的名字，她即会出现。不过，千万不能打开盒子。渔夫上岸后，龙宫一日，人间十年，村庄变样了，他大为惊诧，急于想见龙王公主，问个明白，便无意中打开了宝盒。只见一股浓烟升起，渔夫立刻由一个俊美的青年变成一个80岁的老翁，老死在海岸上。^①

同类型的还有盘瓠神话：盘瓠原名龙犬，只要罩上金钟，蒸上7天7夜，就永远变成人形。可是高辛王后见婿心切，急于把金钟揭开，因只蒸了6天6夜，盘瓠从中部到颈部都已成人形，但头部仍保持着龙犬的原来面目。^②

两则故事表现的不能揭盖的禁忌主题，可能与图腾观念有关。主人公看见的不该他们目睹的事物，一为龙，一为犬，都曾为原始人奉为图腾。据闻一多考证，中国古代沿海的初民曾以龙为图腾。关于犬的故事，民间极多，干宝《搜神记》有《义犬冢》条。《三海经·大荒北经》：“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触吾，触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将龙、犬等动物视为祖先和保护神的观念，即图腾主义。原始人视图腾物为自己的同类，因此，盘瓠遭难，亦是盘瓠氏族成员的不幸。

龙犬作为图腾，尽管与氏族成员关系极为密切，先民们对其极为敬仰，但也会有几分畏惧。闻一多先生曾辩证地指出了人与图腾的这种双重关系，“传说，经过‘祝发文身’（在身上画饰龙）的妆饰后，海中蛟龙，就把人看为同类，不加伤害了——这就说明人和龙毕竟是有矛盾的。”^③对神圣之物，远古人们看来，凡人应敬而远之，这样方能确保它们永远处在神圣和神秘之中，而不致为凡人所侵犯而失去灵气。同时，凡人又可处于一种安全的心态之中，因为对崇拜的对象，人们总怀着恐惧心理，担心它们降祸于人。为消除人与图腾之间的矛盾，原始人必然会产生种

种图腾禁忌观念和禁忌事象。这种不能擅自揭盖，窥视里面的图腾物的禁忌很可能就是远古某一图腾禁忌观念和习俗的曲折反映。

人类在图腾崇拜的年月，会有五花八门的图腾禁忌事象，对此，现代人是难以想象和描绘的。但这并不是说远古的图腾禁忌就无迹可寻。“人们还可能注意到禁忌与其他应遵守的禁条并探问其中的理由。每一个禁忌的背后必定有，或从前必定曾经有过一种信仰”。^④不能揭开宝盖（或金钟）及其他类似的禁忌事象，在现代民俗不能找到，而存在故事之中，按反映论的观点，远古时代大概有相应的禁忌事象存在。故事内的禁忌主题延续了一些古老的禁忌民俗事象及观念的“寿命”，往往成为远古文化研究的极其珍贵的材料。

还有另一类故事内禁忌主题。它们与我们上面分析的禁忌主题关系紧密，亦渊源于图腾禁忌。

世界范围内，皆有动物助人和与人通婚的神话。比如，有一神话说，在近于爱克斯的一个城堡主人叫莱蒙特，他的妻子与他立约永不在她赤裸时相见。结婚好几年后，有一天，他撕开了她沐浴时所用的幕布，因此，她立刻变成了一条蛇，钻入水中不见了。^⑤大家熟悉的《白蛇传》传说中的一情节与其有共同点。由于法海挑唆，许宣看见了现形为蛇的白娘子，两人关系骤然恶化，酿成悲剧。

两则故事皆表现了凡人不能窥见化为人与人通婚的神怪之原形的禁忌主题。这类故事的产生，实际上是远古社会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与其他氏族婚姻关系的曲折反映。这种现实中的婚姻关系，到后来便演化为蛇与人联姻的故事。

由于惧怕蛇的缘故，原始初民奉崇它为图腾。英国M·R·柯克士说：“蛇的崇敬，为恐惧所养育着。……蛇的形狀一代代地传下来，被视为魔力的伴侣。蛇在世界上每一地方都有的住着。这个动物时时为人所敬重。它的奇美怪丽与幽灵似的 Quietude，它的制克较低动物们的魔力，它的致命毒涎以及它的别的性质与作用，可说明它所以被视为超自然者的原因。对于它的自附于人居的习惯，可追溯到它的友情与保护者的观念。”^⑥人们产生了对蛇图腾的敬重和恐惧两种心理。敬重，使蛇衍化为美女，成为男子追求的目标；而恐惧，使人害怕看到蛇的原形，蛇对自己的原形也竭力掩饰。于是就有了上面两故事的禁忌主题。

神圣之物体，在原始人眼里附着一种神秘的魔力，不仅禁视，也不能杀、吃、触摸，甚至不能直称，若违背，就是亵渎，是要受到惩罚的。

彝族的《大雁姑娘》传说中，雁姑娘因丈夫说了“雁变的女人”这句话，妻子的原型一经道破，便脸色惨白地在地上一滚，变成一只雁，由窗口飞走了。儿在地上歌唱着呼唤妈妈，雁女飞回来触地而亡。^⑥

此故事的禁忌主题中，丈夫已知妻子为雁化的，只要不说出来，就是守禁。主要表现了对大雁姑娘崇敬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能随意伤害雁姑娘。这与上面的禁忌主题不同。在上面的禁忌主题中，丈夫若知晓妻子为兽变的，婚姻关系就不能维持，也即是说，禁忌的约束更为严格，人兽交通的观念已变得不可思议，表现了人们对蛇图腾物的恐惧和反感心理。说明此禁忌主题出现的时间较之《大雁姑娘》的更晚。

故事内的禁忌主题与现代民俗中的禁忌现象发生背离，其主要原因是民众的宗教、迷信观念发生了变化。钟敬文先生说：“原始的社会不存在了，它的遗留在文艺（神话、故事、民谣等）中的事物和思想等，不再适宜于现阶段社会人的理解，所以不能不按照着现时的思考给以变形。”^⑦譬如，在广大的汉民族地区，原始的图腾观念已不复存在，图腾禁忌事象基本绝迹。“鬼”的观念仍有，所以广大农村，普遍流行荒唐的鬼的禁忌风俗。

然而，任何变异皆离不开传统，我们从盘瓠神话中的禁忌主题可以追索远古人类的图腾观念和图腾禁忌民俗事象。《大雁姑娘》中的禁忌主题所反映的古俗，我们已无法描摹，或许是后人想象出来的也未可知。抑或如此，那也是建立在雁可化人，人可复变为雁的万物有灵观念的基础上。“如果追溯根源，这种人兽易形还同原始社会里的图腾崇拜有着渊源关系。在原始人的心目中，自己的祖先血统与某种动物有血缘关系，或者某种动物就是自己的祖先，因而人兽可以通婚，人兽可以互变。”^⑧可见，这些故事内的禁忌主题可以成为研究古人类文化的一种渠道，在某些方面（比如图腾禁忌事象）甚至是唯一的。

有些禁忌风俗不仅是荒诞的，而且对人的心身健康有害，譬如文身风俗。随着文明进展，这些风俗逐渐被淘汰，但反映这些风俗的民间叙事并不因此失传，一方面是文学不会直接造成灾害；另一方面是人们欲通过这些叙事文字了解和认识古代社会。这大概是故事内禁忌主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吧。

2. 故事外的禁忌主题

“蛤蟆开叫，禁吹芦笙”，是流行于黔东南丹寨排调一带的禁忌风俗，其产生与一则民间故事有关。

古时候，人间没有芦笙，只天上有。后来凡人获晓芦笙的制法和吹法后，即使到了春耕季节，仍沉湎

于吹笙和跳舞之中。天神非常生气，告诫凡人，春雷响过，吹笙的话，吹笙的人就会变成蛤蟆。第二年开春，几个年轻人偏不听，吹了芦笙，脖子一下变粗了。幸亏他们不敢再吹，身子才没有变成蛤蟆。^⑨

此故事里没有禁忌，但其结局道出一种禁忌风俗产生之因和实行此禁忌的必要性。因此，故事也表现了禁忌主题，我称之为故事外的禁忌主题。

此类禁忌主题，以节日民俗故事为多。我国的传统节日，与基本上源于宗教的西方民族传统节日不同，其主要源于生产和历史。因此这些传说故事中的禁忌主题为现实化的，一般留在故事外。譬如关于“牛王节”来历的传说：^⑩

牛王节，亦称“敬牛菩萨”，是贵州省遵义、仁怀一带仡佬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

相传很久以前，某山寨的仡佬族人民奋起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遭到残酷镇压，眼看就要寨破人亡，突然一条老牛，衔住寨头的衣裳，把他引到通往山谷的山洞。这个寨头带领全寨人从洞中撤到后山，免遭杀害。事后，仡佬族人民就把耕牛看成恩人，认为耕牛身上附着神气，养成不打牛，不吃牛肉的习俗。违反者将遭天谴。迄今，有的仡佬族聚居的山寨还流行着“吃家一头牛，性命在里头”的歌谣。

“禁吹芦笙”中的禁忌主题是通过一种严重的警告显现出来的，而“牛王节”中则是通过人们对牛王的报恩，才形成了不吃牛肉的禁忌风俗。这两个禁忌主题典型地说明禁忌民俗的形成一般出于民众的两方面的心态：或由于对某一事物的恐惧，或是对某一事物的崇敬。事实上，任何神圣的事和物本身就包含了这两种因素。春耕时节不吹芦笙是因为人们害怕变成蛤蟆；仡佬族不食牛肉，食之，必天理不容。人们恪守不食牛肉的禁忌，是因为牛成为他们崇奉的对象，害怕遭牛的惩罚。

上面两个禁忌主题所表现的禁忌民俗似乎与原始的宗教观念没有什么瓜葛，倒是与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春耕时不吹芦笙和不杀食耕牛都对农业生产有利。说明这些禁忌民俗是后来产生出来的，或许就是人们的生产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为使这些经验和教训深入人心，才披上了“迷信”的外衣，而故事外禁忌主题正充当了“外衣”的角色。

另一些故事外禁忌主题告诉我们，有的禁忌风俗纯粹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偶发事件引发的。

黔东南丹寨县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其情节如下：

1. 老人进棺材试试大小；2. 儿子们刚盖上盖，一只野羊出现，他们追赶去了；3. 老人被闷死在棺

材里。为了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族长规定，凡同宗同姓死了人，在未落土安葬之前，一律忌油，不得吃荤。^①

似乎正是由于有了故事外的禁忌主题，才演化出禁忌风俗，至少当地民众这样认为。当问起“忌油”风俗来历，当地人肯定会讲述这个故事。可见，故事外禁忌主题往往为相应风俗的最直接的注脚。这也是许多禁忌风俗难以为人理解的原因之一。然而，并不能说这类禁忌风俗的生存没有社会的、心理的、宗教等的因素，只不过这些因素为偶然事件掩盖罢了。

有些故事外禁忌主题之所以能产生永久的社会效果，似乎成了禁忌风俗的唯一说明，是古人错误地运用因果律，把偶然巧合当作必然的因果关系的结果。泰勒说：“当人类的智力还很低下时，人类已在自己的意识中联想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事件，并将这些联想与实际联系起来，但他们本末倒置，错误地得出结论：意识中的联想必然牵涉到现实中相似的事物。”^②法国学者列维·希留尔也说过：“对原始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偶然的東西。”^③他还列举了一则刚果朗丹的土著人对帽子的禁忌，能说明这一点：在朗丹有一次旱灾被归咎于传教士们在祈祷仪式上戴上了一种特别的帽子。^④把粗脖子病（甲状腺囊肿）归为立春吹笙，这在还未完全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的人类来说，是不奇怪的。可见，故事外禁忌主题既是一些禁忌观念和禁忌民俗事象（它们仍活在民间）的反映，又是原始思维的产物。故事外禁忌主题与前两类禁忌主题对禁忌民俗反映的方式不同，前两类禁忌主题是通过守禁和违禁的过程体现出来的，而故事外禁忌主题通过对一些禁忌观念和禁忌民俗之起因的说明显现出来，似乎先有故事，然后才出现禁忌民俗观念，故事中并无禁忌。

故事外禁忌主题为不符合逻辑规律思维的结果，为生产力低下的产物。人们在试图对禁忌观念和民俗作出解释时，由于没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便杜撰了一个个表面看来合情合理的故事。然而，有的故事外禁忌主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譬如河南的汲县叫卫辉府，这里的各家各户办喜事也不漆红门。有则关于此禁忌民俗来源的故事，梗概为：卫辉府的潞王荒淫无道，准备夜晚抢夺一个要成婚的新娘。他告诉手下人，这家人按习惯，大门漆上了红色，闪闪发亮好认，这话被百姓知道了，全街一齐动手，把所有的门都漆成了黑色。从此，这里的人怕引出灾祸，办喜事不用红漆漆门。^⑤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故事是人们为获得卫辉

府办喜事为啥不漆红门的原因而特意虚构的。其产生的经过很可能是这样：在卫辉府曾发生过故事中所描述的或类似事情，久而久之，不漆红门就成为一种习俗，潞王抢人家新娘的事也就变为故事流传下来。因而此种禁忌主题与前面的故事外禁忌主题不同，带有客观性，是一些禁忌观念和民俗的真正的依据。它们同禁忌民俗的关系最为亲密，假若失传了，所反映的禁忌民俗则得不到合理解释。

禁忌民俗形成后，人们一般不会对其究根问底，而是一味地恪守，故而民俗中的禁忌事象得以流传有其盲目性和强烈的“惯性”。而故事外的禁忌主题由于对禁忌民俗的起因作了“合理”的解释，便使人自觉地主动地守禁。这便是故事外禁忌主题的社会功能。

以上按禁忌主题在叙事作品中所处的位置将其分为完全式、故事内和故事外三种。这为包容性分类，即几乎所有的禁忌主题皆可纳入。因此，分类和论证带有普遍意义。通过分析，我们已基本弄清了禁忌主题和禁忌民俗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禁忌民俗和观念是如何在民间叙事中转化为禁忌主题的，以及禁忌民俗在民间叙事这一特定的文学领域里的传播方式和流布情况。然而，这仅仅只涉及到民间叙事中禁忌主题的外部存在形式，只是为进一步研究禁忌主题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我们知道完全式禁忌主题表现的禁忌民俗和观念是生命力最强的；故事内禁忌主题表现的是远古的；故事外禁忌主题表现的是仍盛行的。

（责任编辑 吴宜雄）

注：

- ① 姜子匡编：《巧女和呆娘的故事》，《民俗丛书》第9辑，台湾东方文化供应社，第16~17页。
- ② 廖喜隆搜集：《阴那山的鱼、螺、米》，载《民俗》（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37期。
- ③⑦ 李岳南：《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新文艺出版社，第27页。
- ④ 高明强编：《创世的神话和传说》，上海三联书店，第130页。
- ⑤ 《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中的“端午考”，三联书店重印版。
- ⑥（英）C.S.博尔尼：《民俗学手册》（油印本），程德祺译，湖北民研会印。
- ⑧（英）M.R.柯克士：《民俗学浅说》，郑振铎译，商务印书馆，第177~178页。

（下转第76页）

言特征是由迁出地方言带来的结论。因为除江西这一支以外,上述各移民在迁入语言(方言)与土著语言(方言)的融合中都是以迁入语言(方言)大获全胜而告终,当地语言(方言)已被当时的中原汉语所同化。如果迁出地语言(方言)具有古全浊声母清化全变为送气声母的共同特点,在不同的迁入地域,尤其在优胜者迁入地域应该有所反映。

综上所述,客家先民及其后裔不能提供任何现实的和历史的证据,而赣语先民的摇篮、赣语的中心地带——鄱阳湖地区和赣江下游地区的不同市县、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却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赣客共有的这一特点是来自于赣语,客家话是被赣语所同化。

第二个问题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考察:(一)两湖赣语片是赣语先民的成批迁徙造成的,时间自五代开始,宋代大为增加,明代达到高峰。从不同时期的赣语移民都具有上述特点看,上述特点当是江西的赣语带去的,至迟在明代之前就已形成。(二)从客家先人自赣南迁往粤东北和粤北时就已具备上述特征看,上述特点形成的年代应往前推,至迟在宋代。(三)客家先人的前三次大迁徙以第三次来势最猛,人数最多。如果赣语本身在这次迁徙大潮到来之前尚未从整体上完成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向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不能从整体上对外来的中原汉语施加影响,其演变道路就不可能像目前这个样子,反而会被客家先人所同化。因此这一特点的形成还得往前推,至迟应在北宋。

结论:赣语从整体上完成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向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应在两湖赣语片大批赣语先民迁入之前,应在客家话形成之前,应在客家先人离开赣南迁入粤东北、粤北之前,还应在中原汉人第三次移民大潮到来之前。它的下限应在宋朝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之前,也就是说,完成这一演变,至迟应在北宋期间。

(责任编辑 吴直雄)

注:

①②③《江西通志》。

④《余干县志》。

④入声韵也如此,为了简便不涉及入声韵。

⑤打上 [] 为国际音标,无此标记的是汉语拼音。文中出现的元音 e,包括 ie、ye、en、eng 中的 e,没标国际音标标记,但表示的是前半高不圆唇元音。

⑥参看北京大学主编:《汉语方言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1989年6月,第2版。

⑦戴鞍钢:《清代江西漕改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⑧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分区及其历史背景》,《方言》1985年第4期。

⑨赵元任:《语言问题·方言跟标准语》。

(上接第65页)

⑨⑩张福之、付光宇著:《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西南少数民族古代文学探索》第十八章,云南民族出版社。

⑩钟敬文:《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6页。

⑪杨聚编:《风俗的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21页。

⑬⑭李竹青:《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传说》,北京旅游出版社,第72页。

⑮(英)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54~55页。

⑯⑰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第16页、64页。

⑱《民间文学》1981年第5期,孙捷搜集。